

21岁的迈克尔炒掉了暴虐的父亲

4

人物传记

父亲给了他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

迈克尔对于孩子的热爱，既源于父爱的缺失（父亲与他更多是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也源于童星生涯的过早成熟和成长经历的不健全。迈克尔的生活从来没有正常过。对于他这种级别的名人来说，做一个明星就是做一个怪物，被爱就是被诅咒。拥有心酸和可怕的过去，迈克尔的童年几乎就是一部受虐史。

迈克尔不幸生在一个由精明过人但又残暴独断，具有施虐狂性格的父亲统治的家庭里，他的哥哥马龙回忆，乔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用手抓住小迈克尔的一条腿，让他大头朝下悬在空中，然后猛揍他的后背和屁股。一天晚上，小迈克尔已经睡着，乔戴着能吓死人的面具，从窗户爬进他的房间，在他的床头大喊大叫。乔堂皇的解释是以此让孩子们记住不要开窗睡觉，但实际上，小迈克尔此后很多年都在做同一个噩梦，那就是被绑架。

乔给迈克尔带来的伤害非常巨大，以至于他终其一生，都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1993年，他在接受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披露他的父亲对他的虐待，还说童年的时候，他经常因为孤独而痛哭。2003年他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当说起童年的不幸往事时，他更是当众崩溃，不得不用手臂遮住自己满是泪水的脸。

迈克尔小的时候总因为排练之外的事情挨打。父亲总是把他弄得又伤心、又疼痛，小迈克尔便总想给他几下，抓

起鞋扔向父亲或干脆挥动拳头乱打一气，因此他挨的打比哥哥们加在一块儿的还要多。

那时，在迈克尔的家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乔围着桌子气得发疯，而小迈克尔为了躲父亲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在迈克尔最早的记忆里也有一些关于父亲的美好回忆。乔从钢铁厂回家时，总是带一大口袋浇了糖汁的炸面包圈给孩子们吃。几个孩子一下就能把面包圈吃个精光，然后乔打个响指，那个口袋就一下子不见了。他还经常带孩子们去公园坐旋转木马，但那时迈克尔年纪还太小，早已记不清坐木马时的感觉了。

而对于5岁起就开始“工作”的迈克尔，父亲乔对他来说总像个谜。迈克尔几乎从没有真正和父亲亲近过。

他成为父亲赚钱的机器

在1993年接受奥普拉·温芙蕾的采访时，他回顾了他的少年时期，那时他的父亲利用他儿子的受欢迎程度赚取了几百万美元。迈克尔说，青春期是“非常伤心，伤感的几年”——他的父亲经常打电话说他难看，“我每天都哭。”当温芙蕾问：你的父亲打过你没有？迈克尔努力微笑，他回答说：“有”。然后，在一段给他的父亲的旁白中，他补充说：“对不起，请不要生我气。”笑得很勉强，迈克尔就像一个穿过一条火路还必须再原路返回的受伤孤儿。

迈克尔去世后，他的律师声称，已经找到杰克逊于2002年所立的遗嘱，并表示最快在3日将遗嘱提交法院。在遗嘱中，杰克逊将他的财产留给了母亲、三个孩子以及慈善机构。从遗嘱的内容看，迈克尔的父

亲乔不会得到儿子的一毛钱。乔对于这个结果将采取何种行动，将演绎出另外一段风波，但至少迈克尔不用再受其打扰。

迈克尔的朋友透露，迈克尔之所以不立父亲为受益人，是为了报复父亲昔日的狠毒，是对自己儿时所承受的毒打和其他身体虐待做出的“反击”。迈克尔生前接受采访，多次毫不避讳地提及儿时遭到父亲毒打的惨痛经历。这位在乐坛能呼风唤雨的天王称，由于小时候经常被父亲打，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以致他到现在都还很害怕父亲。

对于儿子对自己的指控，乔曾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没有像迈克尔说的那样痛打过自己的儿子。他说：“我从来没有痛打过他，只是拿鞭子或皮带抽过他，而且力道也不大，他完全可以承受。父亲打儿子，无可厚非！”

迈克尔对父亲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他认为乔一直保护着他们，这是他为杰克逊家做的一件大事。乔总是能用最好的方式照顾杰克逊五兄弟组合的利益，保证他们不受骗上当。虽然，他会不时犯些小错误，但他是为了这个家，才做这一切努力。

迈克尔说：“在父亲帮助我们完成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是出色的，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在我们和各种公司以及商业界人士打交道的时候。”迈克尔认为，只有一小部分艺术家很走运，而他们兄弟几个属于这个范围；很少有人在少年时期步入这一行业并有他们这样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基金、不动产，还有各种别的投资。是父亲为他们准备了所有这些。他兼顾着孩子们的和他自己的利益。

虽然迈克尔始终摆脱不了父亲在他心中留下的不快，但他还是很感激他，因为他没有像许多童星的家长们那样，试图把他们的收入据为己有。迈克尔说：“想想看，一个人怎么能偷自己孩子的钱呢？我爸爸从来不做这种事。可我还是不了解他，这不能不让一个渴望理解亲生父亲的孩子感到难过。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人，也许永远会这样。”

21岁的迈克尔炒掉了父亲

1983年6月迈克尔解除了与父亲的合作关系。

从6岁开始，迈克尔的演艺事业就一直在父亲乔的控制下。1979年，当迈克尔21岁时，他开始想主宰自己的事业了。但乔与他订立了由乔来当迈克尔经纪人的合同，所以要想甩开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转机出现在迈克尔雇用了一帮新的经纪人后。

迈克尔自加入时代公司就一直是音乐界高级律师戴维·布朗的当事人。1980年戴维离开时代，将迈克尔移交给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助手约翰·布兰卡。布兰卡决心帮助迈克尔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演员。迈克尔非常信赖布兰卡，希望他能完成乔未能做到的事。布兰卡的盟友还有CBS唱片公司董事长华特·叶特尼科夫，叶特尼科夫相信经过适当栽培和宣传，迈克尔将是CBS的顶尖红星。弗兰克·迪里欧是迈克尔个人三剑客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迪里欧是CBS唱片公司的促销专家。在担任时代公司广告部主任的5年中，他在将米特·罗夫、辛迪·劳伯和鲍伊·乔

治等演员捧红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一贯相信把唱片分摊给有诸多关系的个体推销商——这是音乐界中的一个分支。

《战栗》取得惊人成功后，迈克尔首先让布兰卡炒掉了公关顾问威斯纳和德曼，下一个目标就是乔。

乔继续虐待母亲凯瑟琳让迈克尔越来越愤怒。多年以来，乔拈花惹草，感情上冷落妻子，对自己的残忍行为虽无数次反悔，却始终本性未改。迈克尔还是个小孩时，就开始忍受父亲的羞辱和虐待。他对一个旧同事说：“现在，是报复的时候了。”

1983年6月，乔与迈克尔几个兄弟之间的合约到期。虽然大家对乔都有不满，但又不敢轻举妄动，他们都等着迈克尔迈出第一步。

迈克尔再次请布兰卡炒掉乔。为了绝对安全，迈克尔那几天都没有回家，他定下准确时间，让送信的人在最适当的时刻抵达赫文哈斯特的家，告诉父亲他被炒鱿鱼了。乔对儿子解雇自己很愤怒。他怒吼道：“搞什么鬼？”然后冲向了迈克尔的房间。没有找到迈克尔，很快乔的愤怒转化为眼泪。几天后，其他几个儿子也婉言拒绝同他签约。

表面上，乔对自己突然被开除若无其事。“他出道时我在”，他耸耸肩说，“我会一直在，直到他完成一切。”同时他使记者们相信解雇德曼和威斯纳是他的主意。他称两人是榨取儿子血汗的白人“蚂蟥”，还说：“我以前居然认为我需要白人的帮助来应付CBS公司。”

乔带种族色彩的大胆评论，在演艺界引发了一阵抗议浪潮。



侯燕俐等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该书吸纳了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戚恒和曹卫国提供的一手资料。书中介绍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童年生活、音乐之路、慈善事业以及他生前的好友们，同时也分析了迈克尔·杰克逊诸多负面新闻的真实性。他多年受到皮肤病的折磨，他与戴安娜·麦当娜也曾有着私密的接触，但却保持了摇滚歌手不常见的克制……

[上期回顾]

《战栗》连续37周高居榜首，一举成为史无前例的最畅销专辑，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售出了4200万张。《月球漫步者》录像带在两周内即售出50万盒，从而超过《妖魔》录像带成为有史以来最为畅销的家用录像节目，其毛利达3000万美元。但不幸的是，迈克尔为拍此片已投入2700万美元。

陆西若回来后找到刘林，向她表白了爱意

情感天空

现实生活不是小说

陆西若返回深圳后，连着好几天都去找刘林，但一直未见着人。刘母只说刘林都是深夜回来，一大早就出门，做了好几份工作，具体做些什么她并不清楚。问杨杨和苏月，一样不清楚。住那么近，她们都有十来天没看见她人影了。

苏月道：“这家伙为了钱简直抽风了。”

而陆西若此时从金谷嘴中也得知了刘林将要与吴事结婚的消息。他呆住了。老实说，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当他想要回头的时候，刘林可能已经背身离去。而现在的状况正是如此。

现实生活不是小说，也不是肥皂剧，令他有机会去搅乱他们的婚礼，将新娘从教堂里拉出来，带了她逃跑。事实上，面对三十几年的老友，就算给他肥皂剧的机会，相信他也不会做出那种事来。其实冷静下来后，仔细思虑，他无法保证自己对刘林的爱会深过吴事，也就是说如果他决定今后要给刘林安定，小心地呵护她，不让她再受一点伤害，那么吴事会比他做得更好。所以选吴事做婚姻的对象强过选择他。

只有这么放下了，尽管他并非心甘情愿，但他现在尚无暇顾及自己的感受，他只希望她能安定下来，有一个可靠的肩膀可以依赖，而这些吴事都能给她。

过了两天，陆西若去吴事的摄影店。吴事正与女店员嬉闹，话语动作略显轻浮及带有挑逗性。真要找词语来准确形容，实际上就是在打情骂俏。在陆西若眼中，吴事这是故态复萌。风流多情原是吴事的本性，

以前他当然不在意。关键是在与吴事有婚姻之约的是刘林，陆西若便无法视而不见。

吴事看他臭了一张脸，笑道：“这又是谁惹你了？好几个月不见，一见面，你就给我张臭脸。”

陆西若道：“我今天要和你谈刘林的事。”

吴事诧然，片刻道：“行。我也正想找你谈这事。不过今天是你先提起的，所以你先说。”

陆西若道：“我记得你说过，如果你还会受到别的女人的诱惑，就绝不染指刘林。现在又算什么？”

吴事有些迷糊，道：“没错，我是说过这话。但你能不能明白点？我不懂你的意思啊。”

陆西若提高声音：“我问你和刚才那女的是怎么回事？”

吴事还是无所谓的样子，道：“没什么呀。就是一起开玩笑。”略想了一下，回过味来，又道：“我明白了，你以为我和她乱来是不是？你可别弄错了，我是风流，可我不是滥情。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我和她有什么，你也用不着反应这么大吧？男未婚女未嫁，互相沟通，这犯法吗？”

陆西若气道：“男未婚？”

吴事莫名其妙，完全不明白他的邪火哪来的，道：“我本来未婚。”

陆西若狠狠地道：“吴事，你要继续这样子，就别想和刘林结婚。”

吴事愣了半晌，舒一口气，吊起眉梢好笑地打量他，道：“说了半天，原来是打抱不平来了。你听谁瞎说的我要和刘林结婚？”

陆西若犹疑，金谷不会无中生有，所以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可是看吴事现在的神情，又似乎真

没这回事。陆西若道：“金谷。”

吴事骂道：“臭小子，什么时候学会造谣了？”又转对着他，无比沮丧，道：“我和刘林的事，别提了，我是向她求婚了，可她压根就没答应。你也清楚她这个人，说一不二，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什么时候也别想让她改过主意来。”紧盯了陆西若，缓缓地再道，“更何况她已经有了意中人。”说这一句，他就是想要试探陆西若的反应。

陆西若问：“她，已经有了意中人？”话说得很不利索，而且很显然只是在机械地重复吴事的话。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态，或者是来不及掩饰。

吴事满意了，再拍了拍他肩膀，道：“她喜欢你。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我知道你对她也有感情，而且不浅。这年头，酸一点说，两情相悦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只要别再整一个排的备用女人，这事就十之八九了。”

这短短数分钟的时间，对陆西若来讲简直就是天堂地狱跑了来回。此刻他还在天堂的云端里晕乎着，吴事后面讲了什么一句也听不见了。

直到吴事伸手拍了拍他脸颊，他这才从云端掉了下来。他此时的心情就是想赶紧见着刘林，将她抱紧了，这辈子不再兜圈子了。

迟来的爱情

陆西若一直未能找到刘林。有时候就是如此，越是心急着想见一个人，就越是遍寻而不得。

一天他处理完公司的事后，直接去找刘林，又是未能见到。他就一直呆在她家里等，但是等到深夜十二点也不见她回来，打她手机又关机。她从早到晚地呆在外面，手机供电不足，

机关很正常。

看时间已过夜里十二点，陆西若见实在太晚，继续呆下去刘母一定无法安稳休息，只好起身离去。但他没有直接回家，中途绕去玉敏的酒吧喝酒。一直呆到凌晨三点，这才回去。

车进小区大门的时候，值勤保安告诉他，有一位姓刘的小姐一直在保安室等他。陆西若泊好车来到保安室，在沙发里睡得正熟的刘姓小姐正是刘林。他满世界地找她，她原来一直在自己的家门口等自己。他还在错愕之际，保安已经将刘林叫醒。

刘林迷迷糊糊了一阵，终于从沉睡中清醒，一眼看到他，道：“你回来了。”习惯地打开手机看时间，这才想起来手机早就没电了。

陆西若走近她，抚住她的脸，叫道：“刘林。”刘林不习惯他突然如此温柔，也是不习惯异性对自己如此亲昵，条件反射似的将身子偏开，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这动作太尴尬，令自己尴尬，也令陆西若尴尬，可她又不能再凑过去，只得讪讪一笑，道：“我找你拿点东西，就是小Q的那盘录像。”

她自然不知，自己下意识的闪避对陆西若是怎样的打击，那无疑是往他的一腔热情里泼了一盆冰水。陆西若默然起身，走出保安室。

刘林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家门口，见他还是没有开口的意思，只得道：“陆西若，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我又不是故意那样。”

陆西若站住，道：“我知道你还在气我上次丢下你不管那件事，你就是这种人，什么事都记一辈子。”这些话该是他潜藏

在心底的，今天有一个契机，给兜出来了。他本来要说的并不是这些。他应该说“是，我是生气”或者“我就是小气”之类。

无论如何，不该是这些话。

刘林呆呆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道：“我并不是什么事都会记一辈子。”她记住的一直都只是来自所爱之人的伤害。并不是她对其他人容易宽容，对所爱的人苛刻，而是因为自己所爱的人给予自己伤害的时候，感觉是一种抛弃。她不是经不起伤害，而是经不起抛弃。

陆西若不忍，把她抱在怀中。刘林却使劲推开他，骂道：“陆西若，你就是一个混蛋！用我的过去来攻击我，这样很过瘾是不是？我跟你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让你这样费尽心机？”

陆西若再将她抱入怀中，她欲再次推开，只是这一次陆西若加重了力道，她没成功，便咬他的手臂，陆西若吃痛，但怎样都不肯松开。

刘林终于折腾累了，踢了他一脚，然后就没了动静。陆西若确定她再没有力气做激烈的举动了，这才稍稍放松一些怀抱，直视着她道：“我去找刘娟。”

刘林也平静了，道：“我知道，她给我打过电话。这就是你混蛋的地方，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这次又是哪里招惹你了？你倒是说说看。”

陆西若认真地道：“你不该让我爱上你。”

刘林怔住了。她知道陆西若爱自己，但她从来没有奢望过他会爱自己到这种程度，会为了她去找刘娟。事实上，因为爱她而去追寻她的过去，是她给自己编的一个童话，她不相信真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不相信自己真会得到这样一份爱情。